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

話說史湘雲回家後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詠。不題。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，居官更加勤慎，以期仰答皇恩。皇上見他人品端方，風聲清肅，雖非科第出身，卻是書香世代，因特將他點了學差，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。這賈政只得奉了旨，擇於八月二〇日起身。是日，拜別過宗祠及賈母，便起身而去。寶玉等如何送行，以及賈政出差，外面諸事，不及細述。

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，真把光陰虛度，歲月空添。這日甚覺無聊，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，仍舊進園來了。剛換了衣裳，只見翠墨進來，手裡拿著一幅花箋，送與他看。寶玉因道：「可是我忘了。纔要瞧瞧三妹妹去。你來的正好。可好些了？」翠墨道：「姑娘好了，今兒也不吃藥了；不過是冷著一點兒。」

寶玉聽說，便展開花箋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妹探謹啟二兄文几：前夕新霽，月色如洗，因惜清景難逢，未忍就臥，漏已三轉，猶徘徊桐檻之下，竟為風露所欺，致獲採薪之患。昨親勞撫囑，已復遣侍兒問切，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蹟見賜，抑何惠愛之深耶？今因伏几處默，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奪之場，猶置些山滴水之區，遠招近揖，投轄攀轅，務結二三同志，盤桓其中，或豎詞壇，或開吟社；雖因一時之偶興，每成千古之佳談。妹雖不才，幸叨陪泉石之間，兼慕薛林雅調。風庭月榭，惜未讌集詩人；帘杏溪桃，或可醉飛吟盞。孰謂雄才蓮社，獨許鬚眉。不教雅會東山，讓余脂粉耶？若蒙造雪而來，敢請掃花以俟。謹啟。

寶玉看了，不覺喜的拍手笑道：「倒是三妹妹高雅！我如今就去商議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。翠墨跟在後面。剛到了沁芳亭，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，手裡拿著一個字帖兒走來。見了寶玉，便迎上去，口內說道：「芸哥兒請安，在後門等著呢。這是我送來的。」寶玉打開看時，寫道：

不肖男芸恭請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思自蒙天恩，認於膝下，日夜思一孝順，竟無可孝順之處。前因買辦花草，上托大人洪福，竟認得許多花兒匠，並認得許多名園。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，不可多得，故變盡方法，只弄得兩盆。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，便留下賞玩。因天氣暑熱，恐園中姑娘們防礙不便，故不敢面見，謹奉書恭啟，並叩台安。男芸跪書。

寶玉看了，笑問道：「他獨來了？還有什麼人？」婆子道：「還有兩盆花兒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出去說，我知道了，難為他想著。你就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。只見寶釵、黛玉、迎春、惜春已都在那裡了。

眾人見他進來，都大笑說：「又來了一個！」探春笑道：「我不算俗，偶然起了個念頭，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，誰知一招皆到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可惜遲了！早該起個社的。」黛玉說道：「此時還不算遲，也沒什麼可惜；但只你們只管起社，可別算我，我是不敢的。」迎春笑道：「你不敢，誰還敢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是一件正經大事，大家鼓舞起來，別你謙我讓的。各有主意，只管說出來，大家評論。寶姐姐也出個主意，林妹妹也說句話兒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忙什麼？人還不全呢。」一語未了，李紈也來了，進門笑道：「雅的很哪，要起詩社！我自舉我掌壇。前兒春天，我原有這個意思的，我想了一想，我又不曾做詩，瞎鬧什麼！因而也忘了，就沒有說。既是三妹妹高興，我就幫著你作興起來。」

黛玉道：「既然定要起詩社，偕們就是詩翁了，先把這些『姐妹叔嫂』的字樣改了纔不俗。」李紈道：「極是。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？我是定了『稻香老農』，再無人占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就是『秋爽居士』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居士主人，到底不雅，又累贅。這裡梧桐芭蕉儘有，或指芭蕉起個倒好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有了。我卻愛這芭蕉，就稱『蕉下客』罷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別致！有趣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們快牽了他來燉了肉脯子來吃酒！」眾人不解。黛玉笑道：「莊子說的：『蕉葉覆鹿。』他自稱『蕉下客』，可不是一隻鹿麼？快做了鹿脯來！」

眾人聽了，都笑起來。探春因笑道：「你又使巧話來罵人。你別忙，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。」又向眾人道：「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，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；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，他又愛哭，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：以後都叫他『瀟湘妃子』就完了。」

大家聽說，都拍手叫妙。黛玉低了頭，也不言語。李紈笑道：「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，也只三個字。」眾人忙問：「是什麼？」李紈道：「我是封他為『蘅蕪君』，不知你們以為如何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個封號極好。」

寶玉道：「我呢？你們也替我想一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的號早有了，『無事忙』三字恰當得很。」李紈道：「你還是你的舊號『絳洞花主』就是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小時候幹的營生，還提他做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還是我送你個號罷。有最俗的一個號，卻於你最當。天下難得的是富貴，又難得的是閒散，這兩樣再不能兼，不想你兼有了，就叫你『富貴閒人』也罷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當不起！當不起！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混叫如何使得？你既住怡紅院，索性叫『怡紅公子』不好？」眾人道：「也好。」

李紈道：「二姑娘、四姑娘，起個什麼？」迎春道：「我們又不大會詩，白起個號做什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雖如此，也起個纔是。」寶釵道：「他住的是紫菱洲，就叫他『菱洲』；四丫頭在藕香榭，就叫他『藕榭』就完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就是這樣好。但序齒我大，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，管教說了，大家合意。我們七個人起社，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，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。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已有了號，還只管這樣稱呼，不如不有了。以後錯了，也要立個罰約纔好。」李紈道：「立定了社，再定罰約。我那裡地方兒大，竟在我那裡作社。我雖不能做詩，這些詩人竟不厭俗，容我做個東道主人，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。還要推我做社長。我一個社長，自然不夠，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。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：一位出題限韻，一位謄錄監場。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，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腳，我們也隨便做一首。你們四個，卻是要限定的。是這麼著就起；若不依我，我也不敢附驥了。」

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，又有薛林在前，聽了這話，深合己意。二人皆說：「是極。」探春等也知此意，見他二人悅服，也不好相強，只得依了。因笑道：「這話罷了，只是自想好笑：好好兒的，我起了個主意，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既這樣，偕們就往稻香村去。」李紈道：「都是你忙。今日不過商議了，等我再請。」寶釵道：「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。」探春道：「若只管會多了，又沒趣兒了。一月之中，只可兩三次。」寶釵說道：「一月只要兩次就夠了。擬定日期，風雨無阻。除這兩日外，倘有高興的，他情願加一社，或請到他那裡去，或附就了來，也使得，豈不活潑有趣？」眾人都道：「這個主意更好。」

探春道：「這原係我起的意，我須得先做個東道，方不負我這番高興。」李紈道：「既這樣說，明日你就先開一社，不好嗎？」探春道：「明日不如今日，就是此刻好。你就出題，菱洲限韻，藕榭監場。」迎春道：「依我說，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，竟是拈鬮兒公道。」李紈道：「方纔我來時，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，倒很好。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呢？」迎春道：「花還未賞，先倒做詩？」寶釵道：「不過是白海棠，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？古人的詩賦，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。要等見了做，如今也沒這些詩了。」

迎春道：「這麼著，我就限韻了。」說著，走到書架前，抽出一本詩來，隨手一揭，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，遞與眾人看了，都該做七言律。迎春掩了詩，又向一個小丫頭道：「你隨口說個字來。」那丫頭正倚門站著，便說了個「門」字。迎春笑道：「就是『門』字韻，『□三元』了。起頭一個韻定要『門』字。」說著，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，抽出「□三元」一匾，又命那丫頭隨手拿四塊。那丫頭便拿了「盆」「魂」「痕」「昏」四塊來。

寶玉道：「這『盆』『門』兩個字不大好做呢。」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，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。獨黛玉或撫弄梧桐，

或看秋色，或又和丫鬟們嘲笑。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支「夢甜香」。原來這「夢甜香」只有三寸來長，有燈草粗細，以其易燼，故以此為限。如香燼未成，便要受罰。

一時，探春便先有了，自己提筆寫出，又改抹了一回，遞與迎春。因問寶釵：「蘅蕪君，你可有了？」寶釵道：「有卻有了，只是不好。」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，因向黛玉說道：「你聽，他們都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別管我。」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，因說道：「了不得！香只剩下一寸了，我纔有了四句！」又向黛玉道：「香要完了，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？」黛玉也不理。寶玉道：「我可顧不得你了，管他好歹，寫出來罷。」說著，走到案前寫了。

李紈道：「我們要看詩了。若看完了還不交卷，是必罰的。」寶玉道：「稻香老農雖不善作，卻善看，又最公道，你的評閱，我們是都服的。」眾人點頭。於是先看探春的稿。上寫道：詠白海棠

斜陽寒草帶重門，苔翠盈鋪雨後盆。玉是精神難比潔，雪為肌骨易銷魂。

芳心一點嬌無力，倩影三更月有痕。莫道錦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詠黃昏。大家看了，稱賞一回，又看寶釵的道：

珍重芳姿畫掩門，自攜手甕灌苔盆。胭脂洗出秋階影，冰雪招來露砌魂。

淡極始知花更豔，愁多焉得玉無痕？欲償白帝宜清潔，不語婷婷日又昏。

李紈笑道：「到底是蘅蕪君！」說著，又看寶玉的道：

秋容淺淡映重門，七節攢成雪滿盆。出浴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玉為魂。

曉風不散愁千點，宿雨還添淚一痕。獨倚畫欄如有意，清砧怨笛送黃昏。

大家看了，寶玉說：「探春的好。」李紈終要推寶釵：「這詩有身分。」因又催黛玉。黛玉道：「你們都有了？」說著，提筆一揮而就，擲與眾人。李紈等看他寫的道：「半卷湘簾半掩門，碾冰為土玉為盆。」看了這句，寶玉先喝起彩來，說：「從何處想來！」又看下面道：「偷來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縷魂。」眾人看了，也都不禁叫好，說：「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！」又看下面道：

月窟仙人縫縞袂，秋閨怨女拭啼痕。嬌羞默默同誰訴？倦倚西風夜已昏。

眾人看了，都道：「是這首為上。」李紈道：「若論風流別致，自是這首；若論含蓄渾厚，終讓蘅稿。」探春道：「這評的有理。瀟湘妃子當居第二。」李紈道：「怡紅公子是壓尾，你服不服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的那首原不好，這評的最公。」又笑道：「只是蘅蕪二首還要斟酌。」李紈道：「原是依我評論，不與你們相干。再有多說者必罰。」

寶玉聽說，只得罷了。李紈道：「從此後，我定於每月初二、□六這兩日開社。出題，限韻，都要依我。這中間你們有高興的，只管另擇日子補開，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，我也不管。只是到了初二、□六這兩日，是必往我那裡去。」寶玉道：「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。」探春道：「俗了又不好，忒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，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，就叫『海棠詩社』罷。雖然俗些，因真有此事，也就不礙了。」說畢，大家又商議了一回，略用些酒果，方各自散去，也有回家的，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。當下無話。

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，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，也不知何事。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，襲人問那裡來的，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。襲人聽說，使命他們擺好，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，自己走到屋裡，稱了六錢銀子封好，又拿了三百錢走來，都遞給那兩個婆子，道：「這銀子賞那抬花兒的小子們。這錢你們打酒喝罷。」

那婆子們站起來，眉開眼笑，千恩萬謝的不肯受；見襲人執意不收，方領了。襲人又道：「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？」婆子忙應道：「天天有四個，原預備裡頭差使的。姑娘有什麼差使，我們吩咐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我有什麼差使？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給史大姑娘送東西去，可巧你們來了，順便出去，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。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，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。」婆子答應著去了。

襲人回至房中，拿碟子盛東西與湘雲送去，卻見榻子上碟子槽兒空著。因回頭見晴雯、秋紋、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，襲人問道：「那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？」眾人見問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想不起來。半日，晴雯笑道：「給三姑娘送荔枝去了，還沒送來呢。」襲人道：「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著呢，巴巴兒的拿這個。」晴雯道：「我也這麼說，但只那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。我送去，三姑娘也見了，說好看，連碟子放著，就沒帶來。你再瞧，那榻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。」

秋紋笑道：「提起這個瓶來，我又想起笑話兒來了。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，也孝敬到二□分：那日見園裡桂花，折了兩枝，原是自己要插瓶的，忽然想起來說，這是自己園裡纔開的新鮮花兒，不敢自己先玩。巴巴兒的把那對瓶拿下來，親自灌水插好了，叫個人拿著，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，又進一瓶給太太。誰知他孝心一動，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。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，老太太見了，喜的無可不可，見人就說：『到底是寶玉孝順我，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。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！』你們知道，老太太素日不大和我說話，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；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，說我可憐見兒的，生的單弱：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？幾百錢是小事，難得這個臉面！及至到了太太那裡，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，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，不知要給那一個。一見了，連衣裳也不找了，且看花兒。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兒，誇寶二爺又是怎麼孝順，又是怎麼知好歹，有的沒的，說了兩車話。當著眾人，太太臉上又增了光，堵了眾人的嘴，太太越發喜歡了，現成的衣裳，就賞了我兩件。——衣裳也是小事，年年橫豎也得，卻不像這個彩頭。」

晴雯笑道：「呸！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！那是把好的給了人，挑剩下的纔給你，你還充有臉呢！」秋紋道：「憑他給誰剩的，到底是太太的恩典。」晴雯道：「要是我，我就不要。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，一樣這屋裡的人，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？把好的給他，剩的纔給我，我寧可不要，衝撞了太太，我也不受這口氣！」秋紋忙問道：「給這屋裡誰的？我因為前日病了幾天，家去了，不知是給誰的。好姐姐，你告訴我知道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告訴了你，難道你這會子退還太太去不成？」秋紋笑道：「胡說！我白聽了喜歡喜歡。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，我只領太太的恩典，也不管別的事。」眾人聽了，都笑道：「罵的巧！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？」襲人笑道：「你們這起爛了嘴的！得空兒就拿我取笑，打牙兒！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。」秋紋笑道：「原來姐姐得了？我實在不知道。我陪個不是罷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少輕狂罷！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。」麝月道：「那瓶也該得空兒收來了。老太太屋裡還罷了，太太屋裡人多手雜，別人還可以，那個主兒的一夥子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，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。太太又不管這些，不如早收來是正經。」晴雯聽說，便放下針線，道：「這是等我取去呢。」秋紋道：「還是我取去罷，你取你的碟子去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偏取一遭兒！是巧宗兒，你們都得了，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嗎？」麝月笑道：「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，那裡今兒又巧，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雖然碰不見衣裳，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，也把太太的公費裡一個月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我也定不得！」說著，又笑道：「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，什麼事我不知道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往外跑了。秋紋也同他出來，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。

襲人打點齊備東西，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，向他說道：「你去好生梳洗了，換了出門的衣裳來。回來打發你給史大姑娘送東西去。」宋媽媽道：「姑娘只管交給我，有話說與我。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。」

襲人聽說，便端過兩個小攝盒盒子來，先揭開一個，裡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果；又揭開那個，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。又說道：「這都是今年僑們這裡園裡新結的果子，寶二爺送來給姑娘嘗嘗。再，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，姑娘就留下玩罷。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前日叫我做的活計，姑娘別嫌粗糙，將就著用罷。替二爺問好，替我們請安就是了。」宋媽媽道：「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，姑娘再問問去。回來別又說忘了。」襲人因問秋紋：「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麼？」秋紋道：「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麼詩社呢，又是做詩。想來沒話，你只管去罷。」宋媽媽聽了，便拿了東西，出去穿戴了。襲人又囑咐他：「你打後門去，

有小子和車等著呢。」宋媽媽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一時寶玉回來，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，至屋裡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。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給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。寶玉聽了，拍手道：「偏忘了他！我只覺心裡有件事，只是想不起來，虧你提起來，正要請他去。這詩社裡要少了他，還有什麼意思？」襲人勸道：「什麼要緊？不過玩意兒。他比不得你們自在，家裡又作不得主兒。告訴他，他要來，又由不得他；要不來，他又牽腸掛肚的。沒的叫他不受用。」寶玉道：「不妨事，我回老太太，打發人接他去。」正說著，宋媽媽已經回來道「生受」，給襲人道乏，又說：「問二爺做什麼呢，我說，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。史姑娘道，他們做詩，也不告訴他去，急的了不得。」

寶玉聽了，轉身便往賈母處來，立逼著叫人接去。賈母因說：「今兒天晚了，明日一早就去。」寶玉只得罷了，回來悶悶的。次日一早，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。直到午後，湘雲纔來了。寶玉方放了心，見面時，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，又要與他詩看。李紈等因說道：「且別給他看，先說給他韻腳。他後來的，先罰他和了詩。要好，就請入社；要不好，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兒再說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們忘了請我，我還要罰你們呢！就拿韻來。我雖不能，只得勉強出醜。容我入社，掃地焚香，我也情願。」眾人見他這般有趣，越發喜歡，都埋怨：「昨日怎麼忘了他呢！」遂忙告訴他詩韻。

湘雲一心興頭，等不得推敲刪改，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，心內早已和成，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，先笑說道：「我卻依韻和了兩首，好歹我都不知，不過應命而已。」說著，遞與眾人。眾人道：「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，再一首也不能了，你倒弄了兩首。那裡有許多話說？必要重了我們的！」一面說，一面看時，只見那兩首詩寫道：

#### 白海棠和韻

##### 其一

神仙昨日降都門，種得藍田玉一盆。自是霜娥偏愛冷，非關倩女欲離魂。  
秋陰捧出何方雪，雨漬添來隔宿痕。卻喜詩人吟不倦，肯令寂寞度朝昏？

##### 其二

蘅芷階通蘿薛門，也宜牆角也宜盆。花因喜潔難尋偶，人為悲秋易斷魂。  
玉燭滴乾風裡淚，晶簾隔破月中痕。幽情欲向嫦娥訴，無那虛廊月色昏！

眾人看一句，驚訝一句，看到了，讚到了，都說：「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！真該要起海棠社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明日先罰我個東道兒，就讓我先邀一社，可使得？」眾人道：「這更妙了。」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。

至晚，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院去安歇。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。寶釵聽他說了半日，皆不妥當，因向他說道：「既開社，就要作東。雖然是個玩意兒，也要瞻前顧後。又要自己便宜，又要不得罪了人，然後方大家有趣。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，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，你還不夠使；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，你孀娘聽見了，越發抱怨你了。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夠，難道為這個家去要不成就和這裡要呢？」

一席話，提醒了湘雲，倒躊躇起來。寶釵道：「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了。我們當舖裡有個夥計，他們地裡出的好螃蟹，前兒送了幾個來。現在這裡的人，從老太太起，連上屋裡的人，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。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吃螃蟹，因為有事，還沒有請。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，只普同一請。等他們散了，僑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？我和我哥哥說，要他幾隻極肥極大的螃蟹來，再往舖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，再備四五桌果碟子，豈不又省事，又大家熱鬧呢？」

湘雲聽了，心中自是感服，極讚：「想的周到！」寶釵又笑道：「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，你可別多心，想著我小看了你，僑們兩個就白好了。你要不多心，我就好叫他們辦去。」湘雲忙笑道：「好姐姐！你這麼說，倒不是真心待我了。我憑怎麼糊塗，連個好歹也不知，還是個人嗎？我要不把姐姐當親姐姐待，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，我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。」寶釵聽說，便喚一個婆子來，「出去和大爺說，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隻來，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。你說，大爺好歹別忘了，我今兒已經請下人了。」那婆子出去說明，回來無話。

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：「詩題也別過於新巧了。你看古人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呢？若題目過於新巧，韻過於險，再不得好詩，倒小家子氣。詩固然怕說熟話，然也不可過於求生，頭一件，只要主意清新，措詞就不俗了。——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麼，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。一時閒了，倒是把那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，卻還是正經。」

湘雲只答應著，因笑道：「我心裡想著，昨日做了海棠詩，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，如何？」寶釵道：「菊花倒也合景，只是前人太多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著，恐怕落套。」寶釵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有了。如今以菊花為實，以人為主，竟擬出幾個題目來，都要兩個字：一個虛字，一個實字。實字就用『菊』字，虛字便用通用門的。如此，又是詠菊，又是賦事，前人雖有這麼做的，還不很落套。賦景詠物兩關著，也倒新鮮大方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很好。只是不知用什麼虛字纔好？你先想一個我聽聽。」

寶釵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『菊夢』就好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果然好！我也有一個。『菊影』可使得？」寶釵道：「也罷了，只是也有人做過。若題目多，這個也搭的上。我又有了一個。」湘雲道：「快說出來。」寶釵道：「『問菊』如何？」湘雲拍案叫妙，因接說道：「我也有了。『訪菊』好不好？」寶釵也讚有趣，因說道：「索性擬出□個來，寫上再來。」說著，二人研墨蘸筆。湘雲便寫，寶釵便念，一時湊了□個。

湘雲看了一遍，又笑道：「□個還不敷，索性湊成□二個就全了，也和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。」寶釵聽說，又想了兩個，一共湊成□二個，說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一發編出個次序來。」湘雲道：「更妙，竟弄成個『菊譜』了。」

寶釵道：「起首是憶菊。憶之不得，故訪，第二是訪菊。訪之既得便種，第三是種菊。種既盛開，故相對而賞。第四是對菊。相對而興有餘，故折來供瓶為玩，第五是供菊。既供而不吟，亦覺菊無彩色，第六便是詠菊。既入詞章，不可以不供筆墨，第七便是畫菊。既然畫菊，若是默默無言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，不禁有所問，第八便是問菊。菊若能解語，使人狂喜不禁，便越要親近他，第九竟是簪菊。如此，人事雖盡，猶有菊之可詠者：菊影菊夢二首，續在第□第□一，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。——這便是三秋の妙景妙事都有了。」

湘雲依言將題錄出，又看了一回，又問：「該限何韻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生平最不喜限韻，分明有好詩，何苦為韻所縛？僑們別學那小家派，只出題，不拘韻。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，並不為以此難人。」湘雲道：「這話很是。既這樣，自然大家的詩還進一層。但只僑們五個人，這□二個題目，難道每人作□二首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那也太難人了。將這題目膽好，都要七言律詩，明日貼在牆上，他們看了，誰能那一個，就做那一個。有力量者，□二首都做也可；不能的，作一首也可。高才捷足者為尊。若□二首已全，便不許他趕著又做，罰他便完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二人商議妥貼，方纔息燈安寢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